

“5·12”地震中的“芭蕾女孩”

简平

李月叫我的朋友江山为“舅舅”。李月是2008年“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的幸存者，那时她才11岁，是北川县曲山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学生。地震发生后，李月被埋在了倒塌楼房的废墟下，一根房梁沉沉地压在她的左腿上，七十七个小时后她终于获救，只是由于左腿已经坏死，危及生命，海军派出的第一支救援医疗队不得不在现场实施截肢手术。在截肢前，医疗队的军医们对废墟中的李月说了实情，她含着眼泪说：“我还想跳芭蕾舞。”这一切都被《人民海军报》记者江山拍了下来，现场照片第一时间发出后，立刻引发全国人民的关注。

江山是随海军首支救援医疗队在最短的时间里从北京到达北川县重灾区的，他们冒着不断的余震争分夺秒地挽救生命。从在一片废墟里发现还有生命迹象的李月起，江山举着相机的手就放不下来了，他决定要竭尽全力用镜头记录下每一个重要的瞬间——废墟里的李月惊恐中求助的眼睛、救援部队艰难的日夜挖掘、李月从废墟中被军医抬出并在外面铺着粉色棉被的地上做术后缝合与包扎……后来，李月看着“舅舅”拍的这些照片，无数次地落泪。

坚强的“芭蕾女孩”李月被选中在2008年9月6日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进行演出，她穿着一只孤独的红舞鞋，与芭蕾王子吕萌和上百名聋哑演员完美演绎了《永不停跳的舞步》，向世界展示了她的梦想和执着。正式演出



“芭蕾女孩”李月。作者供图

前，在人民大会堂彩排时，江山和医疗队的战友们特意赶去为她加油。虽然排练非常辛苦，但她精神振奋，眼里有光，对“舅舅”说：“我爱芭蕾，我爱跳舞，我不怕困难，会坚持下去的！”后来，江山又与海军“海娃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一起去看望正在康复治疗的李月，“海娃艺术团”还聘请她为名誉团员，这让李月非常开心。

江山一直与李月保持着联系，也一直关注着她的成长。十多年过去后，李月已在北京工作，当然，她还在跳舞，舞蹈是她对自己和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是对未来的信念和意志，所以她写作、出版的《我心永舞》《舞月豆蔻》《心舞流年》三本书，没有一本不与舞蹈相关，字里行间轻舞飞扬。2019年5月，完成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执行任务的江山，与家人一起去四川疗养，他不由得想到了李月，真是“心有灵犀”，李月此时恰好正在绵阳。于是，她与“舅舅”再次见了面，而且还给江山的母亲送上了一大捧鲜花。李月长高了，个子都要赶上江山了，尽管她拄着

拐杖，但脸上的笑容灿烂如阳。聊天时，李月跟已调任上海海军某大队政委的江山说，她还没去过上海呢，特别想去迪士尼乐园游玩。江山说，那就赶紧实现你的愿望吧。很快，李月就来了上海，那天，江山请她吃饭的时候，还特意细心地叫上了长海医院的几位专家，让他们悄悄地看看李月的情況。回程时，江山的夫人

还亲自开车，把李月一行送到返京的高铁站。其实，李月真的各方面都很好，这不，2022年3月13日，她又参加了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的演出，在被打造成巨大留声机的舞台上，李月坐着轮椅，和舞伴们缓缓推动留声机上的唱针，唱片转动，轻柔的旋律即刻荡漾开来。

去年4月，李月给“舅舅”发来了一封邀请函，说她五一节就要结婚了，邀请江山和家人去云南大理参加她的婚礼。结果，刚刚调任陕西某地人武部政委的江山因任务在身，无法前往见证这一幸福时刻，但他还是送上了最为真挚的祝福。如今，李月已在美丽的泸沽湖畔开了家橙月咖啡店，她心境恬然，但却依然怀抱梦想。因为江山，我也认识了李月，五月的一天，她在微信里告诉我说，那个湖景艺术咖啡店有两层，二楼是咖啡区，一楼则是她的个人展厅，有她的成长历程的照片，有她的书，有她的绘画，还有她的舞蹈影像。我尤其喜欢她跟我说的那句话：“与其跑到悬崖上去摘鲜花，不如陪着小草在阳光下晒太阳，总得给自己找个安放的地方。”

茶，守着这些年不变的光景。

山风一年一年地吹，羊山上的茶树，还是那股清淡的味儿，不吵不闹，就在风里飘着。我就这么一直守着，让这片地方还是老样子，让那些出门回来的人，能有个落脚的地方。

在外面跑累了的人，一回到老家，脚步自然就慢了。

听见的都是熟悉的乡音，看见的都是稀松平常的日子。坐下来，泡一杯本地的茶，茶香慢慢散开，一路上攒下的那些焦虑、疲惫，也就慢慢散了。

外面是讨生活的地方，老家是定心的地方。

有人为了吃饭，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有人留下来，守着自己的一份心思。我种茶、做茶、喝茶，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守着无为过日子那种节奏。

让每一个回来的人，能看见熟悉的地方，能尝到熟悉的味道，心里能有个安放。

再远的路，再大的风尘，只要回到这儿，人就算踏实了。

乡村客与田间苦

胡海燕

向来有这样的读书习惯，案头总同时摊开好几本书。理性思辨的读累了，就换一本感性随笔舒缓心境。这本读倦了，便翻另一本调剂情绪。

几年前得到《村庄令》一书时，手边正好有几册读物并行翻阅，也就粗略浏览，未曾沉下心来细品。直到近日从头细读，才慢慢品出文字里沉甸甸的乡土本真。

书中没有描摹田园诗意，只朴实地写下乡土人间的烟火负重。那是真正扎根田野，朝夕与田垄为伴的人，历经晨昏劳作与生计奔波，背负土地里创生活的沉重与辛苦。

不由回想起我年少时寄居乡下的时光。也才发觉，如今很多人眷恋乡村风物，大抵都和我一样吧，只是在乡村里做客的人，从未真正体味过乡土深处的风霜与清苦。

少时在外外婆身边小住，我便像鲁迅《社戏》里的迅哥儿，是乡下被优待的小客人。乡里的同龄伙伴，平日里各有农活在身，割草放牛，拾粪劳作，皆是本分。只因城里来了玩伴，大人们便默许他们暂且休息，陪着我四处游荡嬉戏。

那时的乡村，处处都是新鲜景致。山野草木，田间风物，都是平日里城中少见的野趣。伙伴们热忱质朴，把爬树采果，辨识草木，乡间嬉玩的种种本事，一一展示于我，教给我许多课本之外的乡间本领。童年关于乡村的记忆，乐趣多多。

那时的我，全然不懂长辈默默扛下的辛劳。三伏天烈日当空，暑气蒸腾，长辈们赤着上身，被风雨日月晒出深褐的肤色，日复一日在田间弯腰劳作。他们从不把愁苦摆在我的面前，返程路上，随手为我摘一枚野桃，折一束野花，或是捉一只林间知了，把欢喜递到我的童年里。

记忆里的乡村美好，不是乡土完整的模样。不过是外公外婆那代长辈，用肩头替我挡住了生活的风雨与辛苦，以一生的辛苦操劳，为我守护出一段无忧无虑，被偏爱的童年岁月。我留恋乡村的自由快乐，说到底，也只是旁观者，从未真正走进田间的风雨人间。

再读《村庄令》，让我在回望往事时，多了一份清醒与感念。读懂这本书，也就读懂乡村背后藏着的隐忍、厚重与人间烟火。



守一片青山

林然

有些人一辈子在外面跑，忙忙碌碌，停不下来。城市里车来车往，人人都紧张，心里头总是急的。

在外面待久了，才慢慢觉得，最让人想念的，还是咱们无为过日子那种劲儿。

不慌不忙，不算计得太紧，该干活干活，该歇着歇着，心里有个数。这种踏实劲儿，好像是生下来就长在骨头里的。

我这个人，没往外跑。一直待在老家，守着山，守着地。

我们这儿有座羊山，山里有片林子，我就守在那儿，种点茶叶。春天看它发新芽，夏天山里凉快，风吹过来挺好的。也不急，就那么慢慢等着茶树自己长。安安静静种茶，本本分分做茶。有空了

就自己烧壶水，泡一杯，不图快，不图名，只想把茶原本的味道留住。

无为过日子，简单，实在。

平时各忙各的，闲下来了，几个邻居凑一块，打打牌，说说笑笑，搓几圈麻将。不为了赢钱，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图个开心，图个放松。没什么客套话，也不用费心思应酬。这种舒坦，那些在外面打工的人，是最想要的。

很多老乡，都去了大城市。

在那儿拼命干，天天赶时间，受了不少累，看了不少脸色，整个人一直是绷着的。走得越远，就越想老家这份不紧不慢的日子，想家里头那种安稳。

我就留在家里，守着山，守着